

[乡村纪事] 六叔长识

□ 唐 崛

六叔可算是全县官龄最长的一个人了，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直当村负责人到如今，和他同当村负责人的那批人，又比他官大的那批人，作古的作古，退下的退下，惟他照旧当他的村负责人。正因为这个官职，他时常到县城，有机会出出入入宾馆，成为全村最有见识的人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当六叔们的村全是茅草屋的时候，他就住过全县最好的宾馆了，那时不叫宾馆，叫招待所，招待所不高，三层，墙外全是石灰装修，是全县档次最高的高楼，专供上级来考察、调研、检查或乡下来开会等工作时用。楼的每间房，一个灯泡，一个水瓶，4张木铺，没电扇，没卫生间。灯泡晚上7时准点亮10时准点亮，六叔自己一个人在房间，左看右看，似乎在找什么。突然，服务员走进了房间，问他干什么，他说，在找煤油灯。服务员在门边顺手拉了一下绳子，整个屋顿时明亮起来，他好奇地看着这发亮的东西，问服务员，这煤油灯怎么不放在桌上，怎么会这么亮。服务员奇怪地瞪了他一眼，然后说，这不是煤油灯，是电灯，懂吗。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过了一会儿，同房间的人陆陆续续地回来了，他指着电灯悄悄地问了邻床那人，说这东西在哪有卖。邻床那人说，在金五店里有人。同房间的人你一句我一句赞扬这东西如何人如何好，如何如何方便之后，都进入梦乡了。

会议结束的那天下午，六叔便匆匆来到县城的金五店，询问了卖货员一番后，便买了只灯泡，一个灯头，一绳拉式开关，两米来电线，便兴高采烈地回去了。

还没来得及放下行李，六叔就把电线接到灯头，连起开关，扭上灯泡，然后把灯泡挂在自家茅屋的正中，把电线连牵到门外，他老婆看着他忙上忙下，便指着灯泡奇怪地问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他得意地说，这叫电灯，晚上拉一拉，就亮，比煤油灯还亮。不知不觉，这消息在全村传开了，引来了全村人的好奇，天色还没暗下，全村老少就集结在他家里，等待着这东西奇迹般的发光。天色全暗了，六叔像平常召集大家开会一样，首先举起双手，住下压，这是他习惯做的安静的手势，然后，大声叫道，大家注意了，要亮了，要亮了。他拉了开关，灯泡没亮，大家便小议议论起来。他又着急地再拉几下开关，灯泡依然没亮。于是他又习惯性地做了自己那个安静的手势，亮了亮了喉咙，高声说，这东西刚来咱们村，水土不服，羞着发亮，大家先回去，再过几天就亮了。大家半信半疑地各回各的家了。之后，他带着这个问题到公社（现在叫乡）咨询，这才明白灯泡不亮的原因。六叔这时又长了一层见识。

二十年过去了，招待所还是那间招待所，但名改了，叫起了宾馆。宾馆高度不变，还是三层，不过，外墙贴上了瓷砖，每个房间六张床只剩下两张床，床垫是软的。房间多了一间小的卫生间，一个马桶，一些洗漱设备，多个空调。服务员都是年轻貌美的姑娘，服务态度可好了。

又是全县的农业会，七月的天，火热的，六叔到宾馆时，汗流浹背，报到后，服务小姐引他去房间，服务小姐在门边作了一个请进的手势，六叔便东张西望地走进了，刚进门，一阵冷气直扑过来，六叔直呼：“鬼呵！”便迅速转身跑了出来，服务小姐问啥事，六叔说，屋里阴沉沉的，冷得发抖，有鬼作怪。服务小姐笑咪咪的又领他回到房间，然后指着那空调说，那叫空调，天热时开着就凉，天冷时就暖。服务小姐临走时，又指着电话说，需要服务请拨电话。六叔好奇地仰看那空调，又低下头看看那电话。六叔又长了一见识。

六叔渴了，就找起了水喝，走进卫生间，拿起一个玻璃杯，准备放在洗漱盆上的那个水龙头接水，却发现水龙头与见过的不同，他琢磨了一会，就住左拨，没水，又往右拨，还是没水。可没想到要往左拨。他左看看右看，发现马桶里有些清水，认为这就是水龙头。于是，他就用玻璃杯小心地舀一杯，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。他想，这城里人真够吝啬，连水龙头也不得装多滴水。

之后，便回到床边，坐了一会，就躺了起来。房间很凉，六叔起来几次到处找被盖，却找不着，凉得他四肢抱成一团。服务员又领了另外一人进了房间，这人也是来开会的，是年轻人，比六叔小了一轮。这人看到六叔抱成一团，便说，大叔，冷吗？六叔说，冷，可被盖。这年轻人就说，被在床垫上呢，便叫六叔让开，帮着从床垫上拉起了被褥。

年轻人进了卫生间，六叔躺在床上，从卫生间门口斜对面的那个镜子里，一清二楚地看到年轻人对卫生间的举动，年轻人首先提起水龙头开关，往左一拉，水便哗啦啦地流了出来，洗漱完后，年轻人又转身，前面对着马桶，拉起尿来，六叔听着那滴溜咕咕的响声，心里有些想呕的感觉。六叔又长了一见识。

会开完后，六叔回了家，一路上，每见熟人，都感慨万分：“不是我不知道，这世界变化快！”

对北港，我有许多牵挂。那是因为十年前一件大事的发生：2000年2月5日，正值春节，一条巨鲸靠岸，在北港海滩搁浅。岛内及全国许多报刊都发了消息。我跟阿夏也赶回来看看。那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大的鱼，有13米长，像一条巨大的潜艇，真正的庞然大物，海中之王，它虽搁浅，仍然霸气十足，它的喘气声像吹喇叭，它的脊背上喷着水柱，它睁大的眼睛像小西瓜，它的尾巴还能摆动，它才10岁，正是驰骋大海的壮年，可是它却游不动了，困在沙滩里辨不清雌雄。我看见了阿夏哥哥，他和几个渔民围着巨鲸，似乎很着急。鲸鱼深灰色的皮肤已经晒破，流水，他不断地到海里取水，把水泼到鲸鱼身上，为鲸鱼搭起了遮阳棚。鲸鱼每一次颤动，他都皱一下眉头，仿佛他的心在痛。有几个外地游客，试图爬到鲸鱼身上去照相，水内的小哥竟然生气了，举起一根木桩追过去，游客吓跑了。嘴里嘟囔着：“你家的鱼？管的着吗？”是啊！这是谁家的鲸鱼呢？谁最先发现了这条巨大的鲸鱼？围观的人很多，大都是来看稀奇的，这样的情景千载难逢。

我看见小哥开来自家的机动船，用渔网套在鲸鱼身上，想把鲸鱼拖入大海中，他赤着脚，甩开缆绳，搬动转盘，只听机动船“哒哒

[序与跋] 阳光下的云路

——德育读本《精彩的天空》序

□ 周有健

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而深邃。对于人生成功的本质要素和必要条件，《周易》有精确而高妙的阐述：“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，何不利之有？”长久以来，这个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生成功理念匡正、期待、引导、激励了不计其数的后人。

或许，我们可以这么理解：藏器，是为人生成功而储备本领，其本领包含体能、天赋、知识、文化、科学、技术、技能、能力、才能、智能、智慧、能量、品德、精神、素质、信息、经验、资本、思想、方法、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念等；待时，是等待、把握、创造人生成功的机遇、领域，是出茧，是为选择人生成功的方向、领域、岗位、职业而行动，同时也是人生奋斗的过程。

出茧，是一个动物学概念，是指动物结束冬眠出来活动。这里，我们把它比喻和延伸为：人结束未从业的“冬眠”或未从业已所能从业的“半冬眠”状态，上岗出来劳动或活动。它是对应“藏器”而“动”的一种智能反射状态。实际上，关于出茧，也可以这么理解：应岗劳动，在劳动中自我突破、自我超越、自我实现。

人生有“冬眠期”。正如一年有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一样，人生也有春生（姑娘阶段）、夏长（青少年阶段）、秋收（青壮年阶段）、冬藏（老年阶段）的“四季”。其中春生是免从业期，夏长是未从业期，秋收是从从业期，冬藏是退业期。就从业、在业的角度

而言，除了秋收期，其他三个时期均可称为“冬眠期”。关于人生的“四季”运行，《礼记·礼运》就有比较精辟的论述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。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。”一个昌明的社会，应该尽可能给人创造生有所存，少有所藏，壮有所用，老有所养的人生“四季”合理运行的宜人环境。一个理性的人，应该尽可能把握人生“四季”的每一个精彩片段，做到顺其自然，藏器知新，出茧不息，“冬眠”无为。

人生也有“半冬眠期”。《周易·系辞上》：“曰新之谓盛德。”意思是说：宇宙万事万物变化不息而日日更新易理就是一种盛德。人也处于永恒变化之中，人的从业也不例外。一个人的从业无非就是两种状态：饱和与不饱和，不饱和的状态可称为“半冬眠期”，亦即还没有充分发挥自己“藏器”和潜能的工作状态。人生从业的这两种状态是相对的，并非是固定不变的。一个有追求的人应该是一个不断突破“半冬眠”状态的人，只有这样，他才能不断从人生小成功走向人生大成功。

人生要成功，要获取更大的成功，必须结束人生的“冬眠”或“半冬眠”的状态，必须一次次出茧，必须顺势，适时、应时参加劳动和活动，具体来说，就是有弹性地进入某个领域、职业、岗位进行劳动、活

[岁月山河] 阳江秀色

□ 吴诗奋

“向前进，向前进……”这《红色娘子军》的主题歌，唱响了祖国，娘子军的故事传遍南疆塞北。她们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。

那天，和某集团的生态与人文环境专家一行，随着《娘子军连歌》那优美的旋律，我们来到了海南红色历史名镇——琼海市阳江镇，说好的，要到几个景点去看看。

我们驱车在四通八达的乡村水泥硬板公路上前行。在车上，只听见镇的镇干部说，阳江镇周边与中原、山、龙、江、加积镇相接壤，南边和万宁市毗邻，是原国营东平农场、东太农场和中路岭水电站镇市府加权的红色之地。地理位置优越，交通便捷。物华天宝，钟灵毓秀。是一个典型的富庶于民的乡镇。

一路上，只见奇花异卉，姹紫嫣红，翠鸟飞翔，碧水长流，波光潋滟。远眺，槟榔、胡椒、香蕉、椰子风光。新的产业、万物蓬勃，构成了一个魅力十足的热带经济、生态、文化的景观长廊。

我们走进了阳江革命斗争史陈列馆，中共琼崖特委第一次会址，娘子军成立会址，操练场等。这里红色娘子军的诞生地和全琼武装斗争的重要根据地。

在白水碌村，我们遇着一位老伯。这位老伯，很有涵养，见地。他说，阳江人秉性

创新，不显山露水，执着追求，默默耕耘。热作经济，是我们这个镇的支柱产业。这里，土地膏腴，没有一块地是空闲的。只要插条木棍，它就能长出金子来。前些年，橡胶跌价了，很多人缩手缩脚，坐观其变。但我认定，跌价必有涨价，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。人不干我干。于是我就鼓励全家人齐上阵，干脆种上橡胶一大片。殊不知，橡胶树流出的那白乳比白金还值钱啊。村里人也不甘落后，都争先恐后地种了起来。有的种橡胶，有的种槟榔，有的种胡椒，有的全部都种上。现在全镇，几乎每家每户都拥有自己的产业。为了保证金子能按期按量顺产，镇委镇政府请来专家，定期讲座，对热作种植进行专门的技术培训。并成立省科技110龙头服务站，专门服务于热作产业。时下的阳江，硕果累累。卖了胡椒，又在收槟榔。全镇不少农户每一天的平均收入就达三百元，最少的是胶农收入，一天能收入一百多元的农户为数不少。他还说，不是我吹大炮，阳江人的“橡胶水”就能换回“东风本田”。

要说靓丽，还要数上科村了。进入上科的区域，看到的是另一番新景象。只见亭台楼阁，山水环映，错落有致，美不胜收。款式各异的楼房，鳞次栉比。尤其

[诗页] 大漠风光之216国道

——最近，我从天山脚下乘坐汽车穿越北疆，一路上，我没有停止过激动和颤栗……

□ 曾亚运

一位作家乘车走过216国道，说它就像拉开大地的拉链，跑动的汽车是拉链的拉柄，往前行驶，壮阔的景观一幅幅展现眼前。

一位诗人乘车走过216国道，说它本身就是一条音乐之路，他所指的不是司机播放的音乐，而是它的起伏悠扬、一马平川。

一位旅人乘车走过216国道，说它像“天路”，荒漠戈壁不见人烟，黄褐色的大地向后闪去，汽车直直驶向路尽头的云端。

我说它更像一条铁索桥，一头系着阿尔泰，一头系着天山，它横跨的是进去出不来的死亡之海，它让所有穿越死亡之海的人都只在笑谈间。

哈萨克人到处说，它是一条铺满歌声的生命线……

一位作家乘车走过216国道，说它就像拉开大地的拉链，跑动的汽车是拉链的拉柄，往前行驶，壮阔的景观一幅幅展现眼前。

一位诗人乘车走过216国道，说它本身就是一条音乐之路，他所指的不是司机播放的音乐，而是它的起伏悠扬、一马平川。

一位旅人乘车走过216国道，说它像“天路”，荒漠戈壁不见人烟，黄褐色的大地向后闪去，汽车直直驶向路尽头的云端。

我说它更像一条铁索桥，一头系着阿尔泰，一头系着天山，它横跨的是进去出不来的死亡之海，它让所有穿越死亡之海的人都只在笑谈间。

哈萨克人到处说，它是一条铺满歌声的生命线……

使人生豁然开朗的是那大戏园。那戏园的场地，舞台的格调、设计、建筑等，没的说；而坐落在村中心的村委办公大楼，顶端安装着高音喇叭的扩音器，正在播放着“红色娘子军”的主题曲，还有琼剧唱腔等。

一个村干部对我们说，我们上科乃至全镇，民风淳朴，人的精神风貌奋发向上。除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外，我们要的是丰富多彩、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精神食粮。现在全镇已建立了农民健身队、老人艺术团、娘子军艺术团、上科农民艺术团等文艺团体。群众性的体育运动蓬勃发展。每逢“八一”建军节都举行一个盛大的体育赛事。闲时，我们观看古装琼剧，又品尝现代旋律，还有篮球赛，真是赏心悦目。甬说，我们镇还曾荣获国家农业部、体育总局授予的“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单位”呢。

辞别了上科村，我们沉浸在一种兴奋之中，不觉又来到了阳江镇的大市场，约定俗成每逢1日15日是这里的大集。这里参加流通的商贩有本市、定安的、万宁的，还有陵水的。我们即兴下去遛遛，只见市场上，海鲜、肉食、家禽、农资、蔬菜水果应有尽有，琳琅满目。有一位海鲜专业户是潭门人，专门在阳江这个市场经营海鲜

[情怀深处] 流泪的巨鲸

□ 王润华

流泪，真的是泪水，像泉水似的汨汨流下，是悲是喜，是不忍与人们告别吗？许多人都激动落泪。此时，人与鲸鱼，这最聪明与最庞大的两个物种，同为自然之子，在天涯之间，没有语言，用泪水默默交流，默默告别，我哽咽了，我永生难忘，难忘这巨大的悲伤，难忘北港人的醇厚。流泪的巨鲸带锯齿的鱼鳍慢慢摆动起来，它活啦，人们流泪欢呼起来。小哥赤脚稳稳地站在船头上，咧开宽宽的嘴巴憨憨地笑了，像中了头彩。其实，他已经几天没有捕到一条鱼，没有挣到一块钱。

“鲸鱼被救活”的消息迅速传开，报纸上发了消息，成千上万关注巨鲸的人总算松了一口气。小哥仍然是小哥，照常天天出海捕鱼，一叶扁舟孤寂地漂荡在万顷碧波的大海上，风吹浪打，并没有人知道，他，一个捕鱼为生的人，曾经为鲸鱼的生死煎熬了几天几夜，冥冥中是谁让他和鲸鱼结下不解之缘，没有人知道他心中的秘密。

2月11日，不再的消息传来，鲸鱼又出现在海滩上，它不再喘气，白色的肚皮露在海滩上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座死寂的山脉，显然，它的体力已经耗尽，它晒伤的皮肤已经溃烂，它再也无法回到自由呼啸的大海，顺着海潮，小哥和村里的渔民用巨大的渔网把鲸鱼网住，喊着纤夫的号子，千呼万唤呼唤着自己昏迷的孩子，把鲸鱼拖到村边，他们要给鲸鱼一个家，一个永远的归宿，他们为鲸鱼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，祭奠、烧香，伤心得像对待自己的祖先，虔诚的像对待佛祖和海神，把他们深深地埋在村头地下……

巨鲸，你这海中之王，你有鲲鹏之志，你

激扬万里，沉浮于沧海，却为什么自杀？走上风雨不归路？你迷失了方向，找不到回家的路吗？还是追逐食物，误入浅滩？你得了什么绝症吗？还是向人类发出警示：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女儿又一次次迫回。面对她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劲头，我实在无法清楚地回答，就像沉入海底的72个村庄？那遭罪的幸存者宿命？大概都成了永远的不解之谜。

我只知道，马尔代夫海岛将沉没，巨鲸集体自杀，这些旷世罕见的异像来临了。人类啊，万物之灵，你有穿越时空的头颅，你有聪慧灵巧的双手，你创造的辉煌历史有数万年，却为什么不能走出困扰自身生存的怪圈，无法破解有关自身命运的密码呢？人类最大的挑战是人类自己吗？

北港，这个幸运的荒僻小岛，小哥，最后幸存的鱼佬儿，仍然靠着捕鱼艰难度日。不过，听说不少人看上了北港岛的旅游价值，演丰镇到文昌铺前镇再到北港的跨海大桥已经规划。我兴奋的同时，却隐隐有了一丝担忧，那时候，我还能看到北港，那海水清澈四面环绕的小岛吗？小岛上已经堆起了垃圾，白色沙滩在慢慢消退……

小哥，最后幸存的鱼佬儿，你该上哪儿捕鱼？

[杂说新闻] “羊羔体”与众声喧哗

□ 陈清华

鲁迅文学奖是中国作协主办的国家级文学大奖，按照今年初最新修订的评奖条例，它的评选“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遵循文艺‘两为’方向和‘双百’方针，鼓励三贴近，弘扬主旋律，提倡多样化，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”。该奖项的活动经费由国家拨款。换句话说，这是政府奖。

2010年10月19日晚——这一天也刚好是鲁迅先生的祭日，备受关注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奖结果出炉，武汉市委常委、纪委书记高因诗《向往温暖》获奖。这位湖北官员诗人一夜爆红，两首旧作《徐帆》和《刘亦菲》被网友命名为“羊羔体”。

“臣无载柳意，君有成荫思”，官员获鲁迅文学奖，而且是诗歌奖，这一奖项受到网民的嘲讽，以至于“李刚”和“羊羔体”成了最近的两大热词。车延高本人则以高姿态对待舆论的嬉笑怒骂，认为他的作品未被完整理解。中国作协2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，评奖办公室主任胡平否认存在买奖现象。据《京华时报》2010年10月21日的报道，中国作协发言人陈崎嵘表示：“如果事情真如以上所述，那么请拿出证据公之于众，看看究竟哪些作品是花钱买的，哪些是跑来的，买奖花了多少钱，都是哪些人送的，哪些人收的。如果连这都说不出来或不敢说，不免要怀疑其动机。对于那些恶意诽谤鲁迅文学奖和评委的言论，作协不排除追究其法律责任。”

《南方都市报》在社论中说，“本届诗歌奖的争议在鲁迅文学奖历史上并非第一次。2007年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揭晓，多达四名评委（雷达、李敬泽、何建明和洪治纲）竟然同时也成为获奖者。”舆论对车延高的获奖颇有争议，争议最多的是获奖和官员的身份有没有关系，是“官”获奖还是“诗”获奖。有意思的是，车延高的官员身份被强调，始作俑者恰好是鲁迅文学奖的评委们。据《华商报》报道，此次鲁迅文学奖评委会给予车延高的获奖评语是：“难得一个坚硬的市纪委书记有如此柔软的诗心——”

我不关心文学奖评奖好多年，事实上，只要你写的书还有读者在读，获不获奖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卡夫卡、托尔斯泰、米兰·昆德拉获得过诺贝尔奖吗？没有，从来没有，但这丝毫不影响其作品的伟大。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获过大奖吗？没有，但这同样不影响《红楼梦》的伟大。事实上，人们对文学作品的选择并不以是否获得过什么奖来判断其优劣，读者也不会把获得某项大奖当成唯一参照和阅读趣味，鲁迅文学奖也一样，它的结果并不能左右人们的趣味。正如《南方都市报》的社论所说，文学的话题无休无止，无论对车延高之鲁迅文学奖持何种态度，奖项本身都没有资格指示文学的方向——这一点很让人宽心。该奖项一直没有对它所造成的轻慢作出致歉，尽管它从不认错，可人们同样相信它不可能对文学或鲁迅造成致命的抹杀。真正的文学和纯粹的鲁迅活在诚实的阅读中。

我个人对待传闻哗论诗歌奖的态度是安静，淡定如水。

古人说：“智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”，可在我身上，“惑”“忧”“惧”一样也没少过，足见我什么“者”都不是，充其量是个存在者而已。偶尔想起儒家的理想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心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，我就觉得自己惭愧得无地自容。虽然侥幸写了几本小书，实在没有想要去“立”什么，让版税“立”高点是想过的，我真是个俗不可耐的人，在俗务中谋生，在俗务中生存，在俗务中挤点时间看看喜欢的书。俗务以养家，养家以养心，喜欢书少闻闻，好在不失本真，不会去“装神弄鬼”。

最近几年，我除了专心上班外，业余时间全部用来读书、研究和写作，“宅”得厉害，对“纯文学”界的情况就如同郭靖在漠北，不知道中原武林一般，作家们谁出书，谁又为谁写吹捧文章了，我一点也不了解，文学、小说方面我一无所知，我只能选择做一个旁观者。我似乎也不太关注学术文化圈子里面的事情，很久不上“关天茶舍”不关心什么什么那了，我宁愿去“闲闲书话”看看书，听前辈们讲学界往事，去“情感天地”看看学姐日记，或者去报亭买本《南方人物周刊》、《三联周刊》或者买份《南方周末》消遣。出于职业需要热门话题的评论文章我还是要看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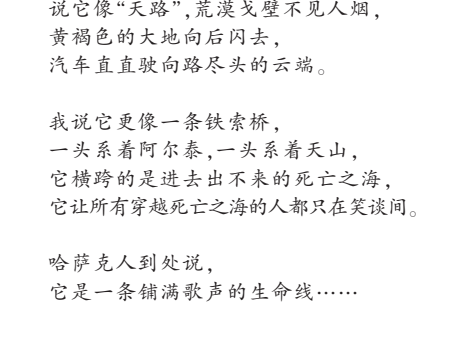
有人说，一个人修炼到一定程度，会有意无意流露出慈悲和圆滑。信然。

《过庭论》里说“天下惟一种刻薄人，善做文章”，这和我追求温柔敦厚的性情相悖。也许，简文帝《戒当阳公大书》里说得更好一点：“立身之道，与文章异，立身须先谨，文章且须放荡。”可我早已经过了“放荡”的年纪，咳，我得承认，最近越来越喜欢阅读胡适的文章，很久不看鲁迅的杂文了，我只能说与自己“后中年”心态有关吧。很多时候，我真希望自己当年走出大学校门时那样，豪情满怀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劳苦重担的后进中年样，很希望自己能先进起来。

在这个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，文字饭菜越来越不好吃了。如果不给人听闻引起轰动，至少也得引起争议，否则第二天就被浩浩荡荡的信息淹没。本届鲁迅文学奖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我想也未必是坏事吧，毕竟文学也冷落到靠炒作吸引眼球了吧。



陈宏作



陈宏作